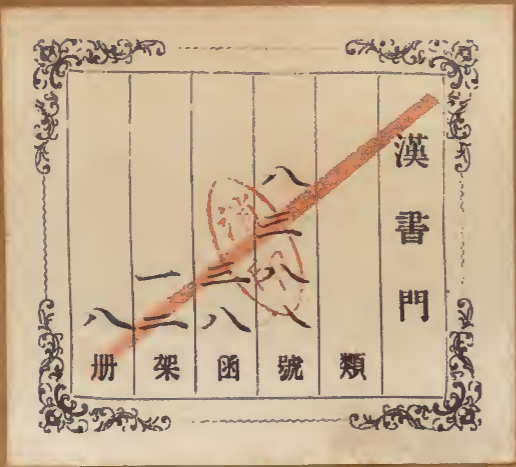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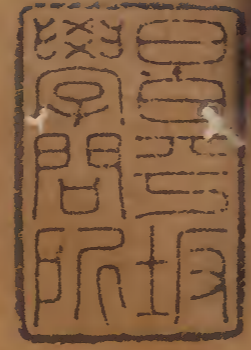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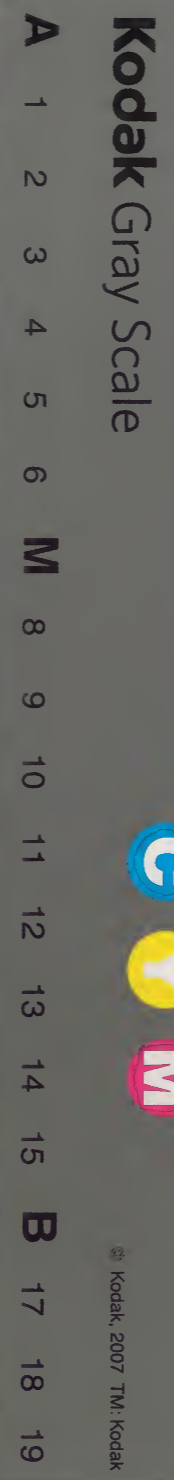
春秋胡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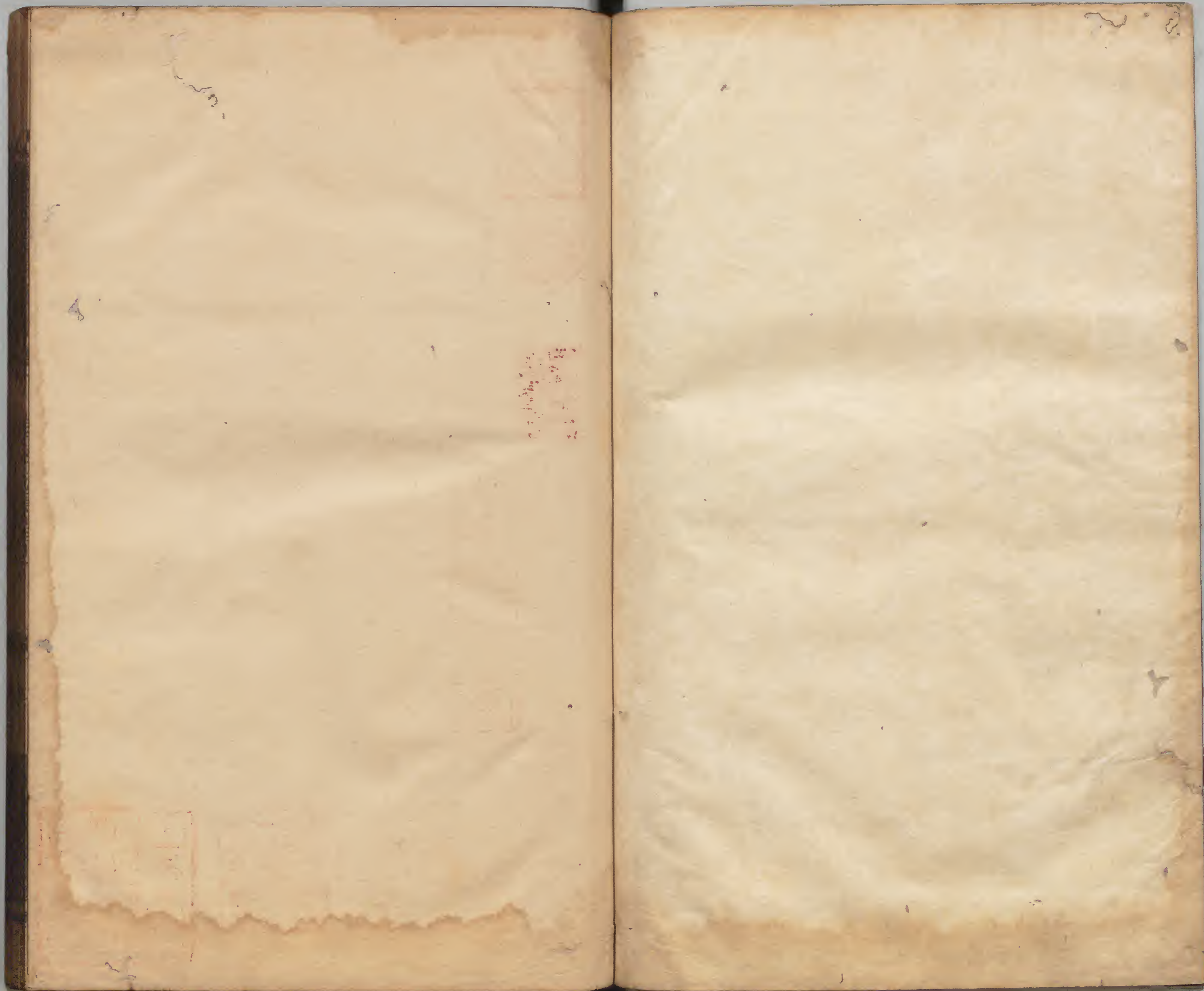
十九之二十一

水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88
冊數	8 (6)
函號	275 20





春秋卷之十九

淺草文庫

胡安國傳

成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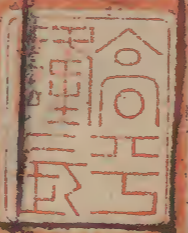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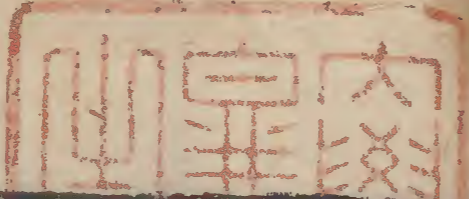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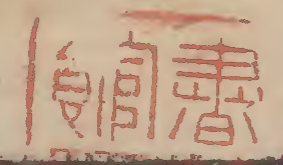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定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

春秋傳卷十九



啓朝之祿位。實食喪祭。冰燠。皆與焉。此亦燮調
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
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未。雨雹冰雪。何以
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
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
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
事備矣。○迺戶故反。凌力證反。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
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
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
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
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
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
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
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
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
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先儒或言甲非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
甸賦。加四倍者。誤矣。○廣古曠反。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
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

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
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
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
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
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
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
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
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
之者。罪可見矣。
○對直類反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
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
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
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

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
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
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
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
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於邀
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
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定王十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
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
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
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

昭

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

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此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還音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弑孫許叔孫僑

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卻去逆反鞏音安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無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

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陞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

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而請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盡子忍反合音閤。燼似刃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

卒。○取汶陽田。

汶音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
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
不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
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
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
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
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
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
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
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
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

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
于蜀。致賂納。莫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
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
狄之大夫會也。李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
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
起於忿。悻肆其褻。於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
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
伎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
之方也。李孫忿。悻非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
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
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
則亦知戒矣。○ 懣七感反。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

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
子嬰齊秦石謔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
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隣好同心
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末
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
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
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

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癸酉

定王十三年壬午王正月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
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鄆敗諸丘輿夫討邲之
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
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
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
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
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
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
金華之事也○鄭
音弼鄭芒袁反

春秋卷十九

二

十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緹氏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宣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存，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緹音鈞，居音姬。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蓋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蜀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公曰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按庄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氏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與

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以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將斂皆去聲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如

唐在良反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

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

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隣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甲

定王二十年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城徐許卒。公如晉。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鄭伯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乙

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

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
道苦淫僻之罪多矣法所重人倫之本錄
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宗○夏叔孫僑如會晉荀

首于穀○梁山崩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
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人
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
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
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
纁撤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

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
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
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
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立山川
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
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
十二其應亦懔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
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懔七感反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螭年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則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齊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言方惡之中又有惡焉者上下士簡王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

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設侯之祭法也

取鄭

專音

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鄭微國也書取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使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犯上干主其罪無明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測故直攻成帝不以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之周旋相也歸父家遣緣季氏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伴王鳳也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

生在下而人上失其相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貜女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

宋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二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

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諸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

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代武子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几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齒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隧音遂。馘古獲反。屈古勿反。

四年 簡王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邾 音談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

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二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祀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丁馬陵。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無貶詞者。所謂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待敗絕而罪自見者也。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一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此即華善亦著矣。前日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以病楚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卷之十九

春秋卷之二十

胡安國傳

成公下

戴

簡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

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同趙括。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晉討趙盾。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致刑矣。○稱屏步。丁反。反。徵。知陵。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

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恤苦愛反。更音庚。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

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

人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媵。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媵。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四年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

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
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
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
夷攻杞。杞。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
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
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
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
其始。卒。欲。為。後。世。之。慮。遠。矣。
而無葬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按左氏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
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

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解在
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向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
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
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
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
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
人不知。反求諸已。悖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
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
於未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射
音亦句古侯反或與惑同御魚呂反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

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春秋傳卷三十一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

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

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鄭人而執者既不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莒齊頃公○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

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昔恃其陋，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則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之，城何益乎？故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重直龍反。拆音托。

秦人白狄伐云百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與，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羗鬲，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

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城於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病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毀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註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凌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恃乎。

卷之八 傳卷下 六

庚簡王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

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黶孫林父審殖出衛侯而立黶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黶匹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孺乃侯反

秋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甲簡王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犍來聘己丑及卻犍盟夏

季孫行父如晉犍尺牛反○秋叔孫僑如

如齊○冬十月

簡王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懇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偏彼力反。慙苦角反。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簡王十有三年春。孟侯使郟錡來乞

師。錡魚。綺反。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踈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天子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深乞哉。意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於狩于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

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但可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甲申簡王十年。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

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遫卒。秦伯卒。

簡王十年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

即天刑夫是之為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

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林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

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者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後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入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皆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茁其本根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藟力執反

冬十有一月知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鱓

邾人會吳于姑蘇離

各其九反鱓音秋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借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僂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祖莊加反。

許遷于葉

舒涉反

兩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疑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

君臣將執於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証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

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黶於斬反。音偃。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

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
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為
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
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
書。以見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

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八于沙隨。不見

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
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
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
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

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
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
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
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
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
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
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
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
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
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
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
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
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
身。應物如此。其
無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

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犍牛

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

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於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敝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犍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郤犍取貨于宣伯而許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犍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我薨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二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

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其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冬公會單

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

孫嬰齊卒于狸狸力之反○十有二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矍且卒

矍俱縛反○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

至○楚人滅舒庸

簡王十三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

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

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匡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

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

討之甚嚴而於欒式子闕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

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
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
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
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祀

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

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打魴音房杼直呂反虛起居反打他丁反○

葬我君成公

春秋卷之二十

春秋卷之二十一

胡安國傳

襄公上

五

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

已取彭城封魚石。戊之三百乘矣。則易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

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郟。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

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土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魯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靈王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

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踰古因反 ○晉師

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

會晉荀彘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哀姜 ○叔

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彘齊

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上兀卒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亦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夫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成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成與民同守孟子之戰所以語滕君也夫殺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廉之事邪 ○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昭

靈王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

于長檣公至自晉

檣勅居反

○六月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

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盟也。然則此二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洮他刀反翟音狄

陳侯使袁倭同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

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僑其○秋公

至自會○及晉荀罃帥師伐許

靈王三年四年去冬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名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

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

地滅國書取書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

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

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

如氏薨○栾陳成公○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如○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靈王四年五年去冬公至自晉○夏鄭伯使

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

晉○仲孫蒍父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冬。戊陳。楚公子貞帥師

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

陳○辛未。季孫仁父卒

靈王五年六年春。王二月壬午。祀伯姑容

卒○夏。宋華弱奔。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

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

有二月。齊侯滅萊。

靈王六年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

十。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秘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墮許規反。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

髡苦門反鄆七報反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

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逐戰疲民齊襄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知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鄆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

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在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丙申

靈王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

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夔。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湟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漢古閔反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隣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熏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

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上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靈王八年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許宜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執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晉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晉以逞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者子明於善

陣之法以什晉悼公集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以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艾魚廢反

楚子伐鄭

靈王九年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相相莊夏五月甲

午遂滅偃陽偃音福又公至自會○楚

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

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

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按左氏鄭公子騂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
騂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
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
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
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
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
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

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洫况域反堵丁古
反又音者喪息浪反陪蒲園反卻與却同

戌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戌而繫鄭
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
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
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
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
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
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
爾至是伐而復戌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
服之乎故戌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
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
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問去聲殛紀力反隊直類反踣蒲比反渝羊朱反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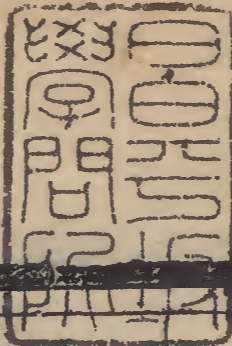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會于蕭魚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昭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斥音尺貯許乙反知音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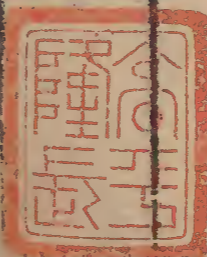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春秋卷之二十一

弘化乙巳



春秋卷之二十一

